

潮头拾贝 |

水边(组诗)
■(四川)杨然

天鹅

我爱打猎
在故乡草深的湖畔
一个从来没有天鹅的地方

谁知道那天黄昏
会飞来一只天鹅呢?
枪声惊破了牧歌般的平静
我才发现她飞出了湖泊深处

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飞禽!
美如梦中的白雪公主
她匆匆飞向对岸
我的目光跟着飞去
却没有把她追上

是我惊走她的呀
我不知道她已来到水草丛中
我是不愿意惊吓她的
我瞄准的是一只鸽子

我爱这意外相逢的少女
从此在湖畔天天等她
她却没有再来

我的猎枪开始生锈
锈得一天比一天沉重
像我内疚的心

美丽的天鹅回来吧
我不打猎了
我恨自己,也很猎枪
更恨呵走我小白鸽的那只鸽子

水鸟

汉字不能描绘的啼鸣
来自河流的午夜深深
都睡去了
生命只有一次的人们
听听这孤零零的长叹
该是何等明亮的漂泊

第一声叫响河流很长
没有睡
河流自诞生以来
就在不停地走
要么中途干涸
要么归宿到海

第二声拥有整个夜空
整个夜空中
就只有水鸟清醒
它失意它求爱
都依据一声鸟鸣叫
动情,毫无顾忌
整条河流整个夜空
都归水鸟所有了

黑暗中我眼睁睁看着
这孤零零的明亮
从河这头
直响到河那头,两岸空远
整条河流整个夜空和水鸟
全都闪烁在我耳朵

终于欣赏到自己
为什么每夜临睡
总想大哭

夏夜之咏

一个人爱在午夜前来游泳
静静地面对星空,拍打水的呼吸
近处的房楼,灯光是孤独的
如果这世界,还有人迷恋阅读,迷恋写作
灯光投来水面,陪伴我沉浮
除了水的节拍,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这世界诗人是孤独的
心,何时才能够重新滚烫起来
重温激情的梦,初恋的梦,少年的梦
也是在水中,在月下,也是一个人
爱在午夜幻想情人,幻想命运,幻想未来
偏偏不会幻想,今夜爱一个人游泳

星空是孤独的,因而渺小,容不下一个人
千百年来,人们在树阴下
在草丛里嚶嚶自语
彗星是听不见的,不管有多么光辉
河流远去,我只有静静地躺在水边
静静地思考宇宙,上帝
静静地面对死亡
因为,生命不可以再来一次
死亡,也不可以再来

这样在星空下击水,呼吸,仰泳
在夏夜的星空下,上帝满脸都是虚无
宇宙满脸都是静,只有水是生动的
星星在经纬网上有名有姓
都是人类假设,人类想象,人类命名
星星在水中混为一体
被我击碎,吸入,吐出
这一切真好,可以再来一次
从这岸到对岸,星空依然不理
水的映照,心灵的映照
上帝不知在哪里玄妙
宇宙,却冷冰冰摆渡在头顶
小是巨大的,小是万物伊始
小是卵子也是精子,到后来高大成人
小是无限的,正如宇宙的爆发
好久才会再来一次

静静地躺在水边
宇宙很深了,上帝很轻了
生命,却分量很沉,很沉
正如我这湿漉漉的裸体
河流感动我的生命
从远方来的未知,是无限的
到远方去的谜,也是无限的
只有两岸静止,树阴不再
只有我和星空相约,明天再来游泳
这一切真好,星座和水声
明天,可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水边的阿荻丽娜,或浣花女

水边的阿荻丽娜,是谁

只知道写满情人名字的音乐水
顺着奇妙的倒影,无尽地流来
那是我梦中的浣花女,故乡的浣花女

想起来还散布着情窦初开的香气呵
散布着春暖花开的香气,尽在无忧无虑闪烁
让干干净净的欲望,在肉体之上
让深深沉沉的依恋,在梦想之上

谁不愿在夜深人静的幽远水边
独自一人,洗净自己有罪的身子呢
只让月亮知道,只让风知道,在水一方
沿着诗意逆流而上,我找到了你
我的先民最初的女孩子,是那样明媚
以至于让销魂的佳句流传于千古

水边的阿荻丽娜,或浣花女
各种肤色的眼神,不约而同留下了你
最初的情人或恋人,也是这样入梦的
也是这样在水边,为我展开抒情的迷离
任我陶醉,也任我想象和爱美

今天我是音乐的,明天我也很诗词
我听你明,听你丽,听你鲜艳和妖娆
我写你舞,写你飘,写你轻盈和闪耀
月光为我涟漪好路了
雪夜为我解释温暖的故事

我认定你是东方的
曲子,却冉冉升起,在远处
我就要沉浸于春意
在美的肤色下渗透,在爱的渲染里流走
我宁愿消沉,如果是被你淹没
我宁愿潜游,如果是被你注满了自由
你听,你听,你悠远如魂的音色
正带我向故乡流去,流去
在夜深人静的幽远的水边

甲壳鸟

甲壳鸟从石缝里钻出来
潜水、浮水、点水、振翅、飞行
根本不把我们这些惊呆的人们放在眼里
就在头顶上方回旋、漫步、细语交谈
在我们膀间、手间、腰间肆意穿行
它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没有理由怕谁

它们的翅膀亮闪闪的
那是一种蛋壳状的翅膀
打开、合拢、关上
包含了一个浑圆而又完美的肉体
一个自足、自信并且智慧的生命
这双亮闪闪的翅膀呵
黝黑如记忆深处最肥沃的故乡土地
放在哪里都能闪闪发光

它们在空中回旋、漫步、细语交谈
集成了昆虫、鸟类和爬行动物的优点
而对游客如织的山路满不在乎
这些游客都是慕名而来的
慕它们的名,来游阿尔卑斯山
晃眼一看,这山竟然集成了古堡、石林
雪峰和火焰山的倒影
而把最美的山谷留给甲壳鸟
把最美的水,留给它们居住的石缝

此刻,甲壳鸟从石缝里钻出来
那里曾经是螃蟹居住的地方
失去翅膀的王者没有理由横行天空
而由它们占领森林、彩虹和山水
三三两两,细语交谈,漫步在群像之上
漫步在我们这些惊呆了的群像之上
在我们膀间、手间、腰间肆意穿行

我现在也跟甲壳鸟一模一样了
潜水、浮水、点水、振翅、飞行
把梦打开、合拢、关上
我也是一只既古老又年轻的甲壳鸟了

湖边

那时候,只要有一个湖边,
世界就美得够伤心了。
要走好远好远的路,
才能到达呵。

雨水不期而至,戛然而止。
针尖在我家已没法立足。
冲走的不仅是泥,
梦想中也可能有鱼,更有泡沫。
就想湖边诸多事情,
我听二哥讲的,
除了唱歌,还有流泪,
最美的还在后头。

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
涉过了一条河又一条河,
他们来到湖边,
心就累得不想再走了。
哪有美酒,只有香烟,
而且要一口接一口传递去抽。
他们,却都乐坏了,
一支接一支在那里放声唱歌。

心中的世界都飞了出来,
周围有的是水,不再怕口渴。
心愿在空气中若隐若现,
仿佛闭上眼睛就能感受睡美人抚摸。
天就黑了下来,
惹燃了随身携带的篝火。
放纵的抒情都应声而出,
每一个人都忘记了原来的自我。

星星在水中一颗接一颗出现,
描绘着遥远世界的生活。
倒影中慢慢映现出雪花,
呵,月亮出来了。
他们感到自己全都融化了,
仿佛是他们泪水养活了这片湖泊。
像一位散发的姑娘沐浴在梦中,
整个宇宙的透彻也不过如此了!

……许多年后我来到湖边,
要走好远好远的路才能到达呵。
他们都去了远方,
我在湖边却冷得无法诉说。
拱桥、铁船、护栏以及门票,
这些湖外之物,现在都有了。
当年的放歌荡然无存,
唯有柳絮在抽打日月的轻波。

现在,这世界到处都有湖边,
只是不见了火热的情歌。
最著名的湖边永远人山人海,
谁知道还需要几步就到达沙漠……

潮头私语 |

花浓泸定

■(四川)张炬辉



1

泸定出名的是一座桥,一座新中国出生的助产器。

桥的历史是每一名新中国出生的人必学的课程,一代传承着一代,一辈告诫着一辈。普普通通 13根铁锁链拉起 103米的距离,这 103米却决定着新中国是否胎死腹中的命脉。桥下滔滔大渡河水张牙舞爪,随时仰天虎视着那 22位开桥铺路的勇士。后来,有的人垂下头掉进河水的腹中;有的人拿着大刀劈碎阻挡前路的乌云闪电;后来,我们出生、长大。大渡河的水吞噬无尽的善与恶,手抚肚子灌溉着一片土地,英雄的血将土地上一株株树枝由白染红,便有了后来的杵坭桃花源。

微小说 |

龙形山

■(北京)洪鸿

龙山县第三届旅游文化节马上就要举行,县里邀请了不少名人专家,正准备开座谈会。

这天,已从县志办退休多年的老季在家里抽着闷烟,越想越不是滋味,一阵紧张地咳嗽过后,他收拾好桌面上那叠写了很久的文字材料,用文件袋装好,准备出门。

他儿子小季却反锁了大门,不让他出去。“爸,不要再上访了。”小季开门见山地说。

“我去参加文化节的座谈会,怎么就成了上访了?”老季知道小季心里想什么,老大不高兴。

“爸,人家主办方没有邀请你,实际上也就是不欢迎你,你不要自讨没趣了。”小季认为,虽然老爸从事地方志研究多年,退休后也曾返聘到县志办工作多年,但毕竟不是文化界的泰斗,人家不邀请也是正常的。

“没有邀请就不能去了?”老季指着桌上那份宣传手册说,不是说龙山县旅游文化节热烈欢迎各路文人墨客前来交流,共商文化大举吗?

“爸,你明明知道龙山县这个偏僻落后的鬼地方百业难兴,近年来县政府好不容易把旅游业搞起来,就是依靠这个旅游文化节,这个文化节最大的卖点就是龙头山。县里引进开发商,以龙头山为名建了一系列工程,你要

是把它搞垮了,就是搞垮龙山县的经济命脉。”

“什么龙头山,是龙形山!”老季忍不住大声咆哮起来,气得浑身发抖。跟你说了多少遍,他们明明用错了,那不是龙头山,是龙形山!龙形山!

前两届文化节,小季虽然没有亲历现场,但是听别人描述,老爸突然出现在座谈会上口若悬河,大声疾呼,要求县政府悬崖勒马,不能一错再错,把龙头山改回龙形山。那当儿,县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嘉宾、记者济济一堂,场面十分尴尬。县委宣传部花了很大力气,才没让老爸这个意外的风波见诸媒体,否则一定对龙头山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记得你小时候我带你爬龙形山吗?”老季将准备好的那一袋子文稿拍在桌子上,揭开康熙版的龙山县志说,上面确实有记载:龙形山,东起西伏,山势巍峨,形如龙盘,故而得名……“你看,证据确凿!”

小季当然记得,每逢节假日,爬龙形山是每家每户必然节目,一路哼着响亮的歌谣,从龙脚爬到龙尾,再到龙背、龙颈、龙须、龙顶,俯瞰苍茫大地,真有一主沉浮的胸襟。

“爸,县文化旅游局的李局长说了,龙头山这个品牌好不容易打造出来,县里花了很多钱,用了多种宣传、营销手段,才有今天的名气。他们是坚决不会将名字改回来的,但是

一块长江石

■(山东)杨林鸿

吴局长办公室的石头不翼而飞了,但其他电脑字画等物品完好无损,怎么偏偏一块石头就会不见了昵?

石头其实就是一块普通的长江石,并不值多少钱。十几年了,从吴局长在政府办公室当秘书到成为办公室主任,最后到赴建设局上任,石头一直陪伴着吴局长。石头的位置都是吴局长搬办公室时自己看好的,必定是在座椅的右后侧。每天,工作之余,闲来无事,吴局长就用那双双多肉的手在石头上摩挲一番,那石头在吴局长的呵护下变得油光发亮,石头上的山水图案也愈加显得有了灵性一般。石头被盗,让吴局长失魂落魄,吃不香睡不好。他心里很清楚,盗走这块石头的肯定不是外人。

于是,吴局长便从身边的人开始调查起来,办公室主任、秘书、通讯员、司机,还有几个那天进入过他办公室的副局长都被他约谈了。但是约谈的结果依旧是茫然。在吴局长的这一层楼的办公区域没有安装监控,想查找线索也很难。

几天来,吴局长稀疏的头发越发显得少了,脸上也有了疲态。县里开会他都无心参加,让副职顶替去了。这天晚上,吴局长有一个接待,在酒桌上,吴局长忍不住就把石头被盗一事说了。主宾是吴局长的老朋友、一个南方的开发商王总,王总很会说话,也懂得一些易经八卦。

王总说:“吴局长,你不要担心,石头没有被盗。”吴局长双手握住王总的双手,就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说:“你怎么知道?”

王总说:“你喝三杯酒,我就告诉你。”

吴局长明知道这是王总在用计让他喝酒,但是吴局长实在是太爱那块石头了,还是连喝了三大杯酒。其实吴局长的酒量很一般,吴局长平时在酒场上也经常用王总这样的计策让别人喝酒,今天实在是没辙了,其实都是石头闹的,他是在为石头喝的酒啊。

三大杯酒喝下去,王总并没有告诉吴局长石头没有丢的原因,即使告诉,吴局长也听不进去了。三大杯酒把吴局长喝晕了,吴局长就讲起那块石头的故事。吴局长说:“你们谁也不理解我的心情。那不是一块石头,那是我的老领导对我的信任啊。老领导临调动前,把他的一块石头送给了我。他为什么给我,发给别人啊。我有多大的能耐啊,这些年能发展得这么顺利,还不是老领导的照应啊,我要是把石头弄丢了,我怎么有脸见老领导啊!”

一桌人鸦雀无声,都知道,吴局长的老领导是现任市委书记。吴局长说这样的话还是第一次。

送走客人,吴局长就晕得不知道东西南北了。他没有回家睡觉,而是回到了办公室,坐在沙发上。石头啊石头,你要是有灵性就给我托一个梦吧。吴局长这样歪躺在沙发上进入了梦乡。

吴局长真的做了梦,他来到一个空旷的大房子里,像是老家的旧宅,还像是会议室,又像是在候车室,只是里面人不多。但都是熟人,又都像陌生人一样不理他,不和他说话。吴局长百思不得其解,没有得罪人啊,怎么会这样呢。吴局长有废品买吗。这时,一个收废

2

单薄地站在杵坭稀松的桃花林,泸定到杵坭的 17公里便是铁锁横江到柔情萝莉的距离。

独独的桃林不美,稀松的桃树点缀地开着。踏入其中,往往高大的人影便轻易地将淡红压塌无形,这片羸弱的红,端端为俏丽伊人而绽放。

自诩多情的诗人将一生的矜持双插于裤袋,低头漫步往返在显得宽而悠长的小路上,等着被染粉的内心杳然纸上,似乎没有带过桃红运势的诗词独缺字符的灵气。可以走得很慢,但内心的反复却早已车水马龙,驰骋千里。

站高一点,看远一些,白雪覆顶的远山,蓝色玉带的河流。此时的桃林像极了早魁魁梧的汉子怀拥娇小迷情的女子,美极了。如英雄般搂得柔情万种,人生若只如初见。

我不知如何写得这般景致,靠着观景台的栏杆,头枕川藏公路的崎岖,就像一枚醋意大发无可奈何的繁花,任她娇笑、欢悦。

三月,狗儿们四处蹦跶的季节;三月,桃树觅春踏青的日子;三月,孤独的诗人春心驿动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抱着彼此的自赏,拼接春意的孤芳。

为了三月,我们早已蛰伏了整整一个冬天,蛰伏在密集远胜桃林的钢筋水泥里,双手拼命地按住拼命跳动的的心脏,等着,等着……

花,来。折枝成词,化叶为诗。
花,来。桃红浓情,流水拂意。
花,来!

可以在山脚下另外立一块石碑,介绍龙头山的基本信息、前世今生,然后注明龙头山原名龙形山。这是他们的底线,不能再让了!”

“那也不行!一般的山名可以改。但是龙形山是咱们龙山县的祖山、朝山,也是名山、大山,改了就失去了她的意义,真的对不起祖宗!”老季抬起头,仿佛看到石碑上面那片峭壁深深刻着的铁划银钩,就如脸上一片血淋淋的黥刑……

“爸!”小季也急了,“李局长说了,我在镇文化站工作表现不错,只要你不去闹事,我就能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爸,你孙子快上小学了,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快十年了,你难道连这都不能帮我一把吗?”

这……这……老季看看小季焦虑的眼神和鬓边稀疏的白发,又看看手上那纸皮发黑的旧文件袋以及紧闭的大门。忽然急促地咳嗽起来,到最后,竟然放声大哭。

老季最终还是没去参加文化节的座谈会。他第二天就病了,精神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小季不得不把他送进医院。老季在医院熬了大半年后,终不见好转,便撒手西去。

一转眼,如火如荼的第四届文化节如期而至,主办方信心十足,在各类宣传品上表态:一定要把这次文化节办成历届以来最顺利、最成功的一次。

然而,就在座谈会的当天,一个似曾相识的中年人不清自来,他在座谈会上侃侃而谈,从龙形山的历史讲到现在和将来,当着众多媒体记者的面,态度十分坚决,发出一个主办方十分熟悉的声音:

“龙头山是错的,那是龙形山!”

品的老头问他。吴局长正想说什么,却一下子醒了。

吴局长梦醒之后,酒似乎也醒了一大半。他起身就去翻腾废旧报纸的纸箱,那让吴局长揪心的石头竟然就躺在废旧纸箱里。

吴局长悲喜交加,石头怎么会在这里?谁会这样做?是喜欢这块石头,要找机会盗走,还是故意来捉弄自己?吴局长陷入了沉思,幸运的是,石头没有丢,这让吴局长心情好了一些。

吴局长把石头抱在怀里,用毛巾拭去上面的尘土,双手摩挲着,眼里竟然有了泪花,他抑制着自己,但最终还是呜呜地哭出了声。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